左文襄公文集

左文襄公文集卷三

彭母王太夫人傳

太夫人紹興王氏幼慧懿習詩禮父母愛之擇壻嚴年三十歸懷甯三橋鎮巡檢

贈光祿大夫衡陽彭公鳴九生子玉麟玉麒粵寇陷江南玉麟以諸生從相國毅勇侯曾公治水軍湖南沿湘下洞庭鄱陽歷江淮間首尾數百戰遂平劇寇復江南累官兵部右侍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爲咸同朝勳臣侍郎治水軍時方居太夫人憂曾侯以國難起之同治五年侍郎奉行略自濡須軍次寓書閩中求爲傳距太夫人之歿十有四年矣余方移督陝甘率師西討舟次檢侍郎

所述行略敬敍次之俾天下後世知侍郎名業之成有自也太夫人歸彭氏不逮事其翁事姑唯謹嘗變其匳中物爲姑養并爲兩叔娶婦以奉姑贈公爲吏廉好施予太夫人節縮衣食成其志民有鬻婦償負者婦誼不它適太夫人爲贖其昏約令爲夫婦如初陳氏婦喪其夫夫弟偪之死楊媪聞諸太夫人雨夜戶外有聲嗚嗚然如泣如訴太夫人異之祝曰如爲陳氏婦者三呼當爲申理果三呼乃白贈公逮其夫弟一鞫而服論如律贈公沈下僚二十餘年薄積廉奉寄所親買田湘中將老焉比歸檢校所親匿其契券不與初猶許致薄少繼且出無義語時相詬詈贈公以此憂鬱病歿侍郎年甫十五銳思報之太夫人泣謂兒當志其遠大毋速

禍自危事無左證不得直也所親又何玉麒過市擠墮深池遇救僅免於是彭氏之黨益忿謀訟諸官返所匿貲產太夫人謝之曰幸不死吾不欲以爭產故攜之赴官求理兒如不肖雖訟得之終爲人有耳所親知事不可揜諾還瘠田十之二然心猶不慊輒藉故相陵轢太夫人不之校歲祲採野菜作食語兩子移家郡治避之侍郎補博士弟子員學行重一時以奇貧爲人司質庫耒陽咸豐二年粵寇入湘耒陽一日數警人多遷避太夫人病中貽書侍郎受人重寄無虧信義苟免也必謹局鑰待主者寇旋由郴桂犯長沙耒陽免侍郎始辭歸衡陽而太夫人病日進矣八月二十四日終於衡陽寓舍春秋六十有二侍郎悲毋飽更憂處比祿豐而

養不逮也語及輒泣余茲由章貢出鄱湖溯潯陽過廬山歷蘄黃以指夏口皆侍郎昔時鏖戰地峻坂絕壁間時見侍郎題詠大書深刻嶔崎歷落與江流俱壯天生人豪乘時樹績偉矣哉太夫人敎之忍忿毋苟免斯侍郎所以建不朽盛業而膺
廟堂腹心之寄也夫

吳縣吳君家傳

君諱立綱字康甫吳縣人也先世以樸學稱自歙遷蘇代有聞者
曾祖維梁祖傳烈父經堃皆
封奉直大夫君好讀書潛心正學生長於吳書籍師友易致也君又秉性純粹潛心研討多所領悟長老輒歎弗及常以譜牒之學

編纂家乘爲時所稱比封君歿遂棄儒而賈君雖出入闤闠閒雅
志不屑仍治書如故折閱多矣而爲士者稱之已乃棄賈課子嘗
手鈔史漢文選及顧氏日知錄畀諸子尤究心梅氏厤學謂言數
必極諸理異於他家也子大根大澂大衡稍長能讀其書矣則又
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日取小學近思錄新吾粹語人譜諸編爲
之講釋要以實踐吳氏家學遂彬彬焉吳俗喜施與士大夫以此
相競每有所舉必就諮君咸豐初粵寇陷金陵蘇人設留養局濟
女門要君主辦君察難民老者疾者產者幼者失學者喪不能舉
者遂一區畫如謀其私所全者眾而不尸其名其用心懇惻有條
理皆此類也咸豐七年丁巳八月卒於家距嘉慶十九年甲戌君

生之歲春秋四十有四聞者駭歎善人命促不知所謂天者何未幾東南寇患平君子大澂大衡相繼舉於鄉大澂旋成進士改官翰林今提督陜甘學政大衡今官內閣中書女子長適國子監司業汪鳴鑾次適內閣中書沈樹鏞諸孫秀異咸能傳其家學門祚之盛殆未可量儻所謂行道有福不於其躬者耶光緒紀元提學按試蘭州畢奉君行略視余爲作家傳不敢以不文辭書此以詔吳人之知君者

論曰余與提學交見其深博無涯涘心敬之又聞其按行所至儉約如諸生閔士人禍亂失學多用奬借而又嘗節供張以賙寒畯非尋常意度所能及卽此亦見君之澤矣

吳縣馮君家傳

君諱桂芬字林一又字景庭吳縣馮氏先世由常州遷吳遂爲吳縣人君幼穎異弱冠補縣學生員道光十二年舉於鄉二十年一甲二名進士授職編修

文宗御極大臣疏舉人材以君與林文忠同薦旋以憂歸比服闋而賊已陷金陵承

詔勸捐輸練鄉團事辦敘克復諸城勞晉五品銜

特旨擢中允有閒之者告歸不復出也金陵師潰賊犯吳中時泰西海舶鱗集滬上衆議藉以禦寇君亦謂然比和春張國樑師又敗滬益不支所望者曾侯駐皖之軍吳人晝赴皖乞援之策慮侯

不遠許推君具草君爲陳危急情狀幷時局利鈍及用兵先後所宜語甚辨曾侯許之令福建延建邵道今相國李公以水陸諸營東下李公益召淮揚豪俊與俱遂成平吳之功吳平李公開府吳中就君諮訪郡縣利病諸時政多取決焉如蘇松減漕額長洲元和吳三縣減佃租舉八百數十年歷代名公卿思爲民請命不可得積欵終古者一旦如其意而澌雪之如沈痾之去體非遇

聖仁在上當事無所顧慮民間呻吟疾苦奚由徹諸

殿陛也吳人兵燹餘生鐲貸及於寬政幸矣茲於常制更減除數十萬租賦永爲太平幸民微君有言而孰貽之第以赴皖請援謂君大有造於鄉邦抑又淺矣君著述甚富堪裨實用算學尤邃稱

於時茲撮其有關
國故者錄之君卒於同治十三年四月年六十又六子二芳緝芳
植有聞於時余與君同壬辰鄉舉今亦七十矣頭白臨邊久荒文
字因芳緝書來求爲君家傳不獲以不文辭乃書此詔史氏
論曰士之有意用世者蓋欲行其志焉而行之有難易成之有遲
速則時爲之使君於大臣論薦時遽膺重寄固宜大有設施然時
會未値議論甙是以害其成未可知也觀君所爲如雷霆之乘風
載響霖雨之因雲灑潤也事成而神功亦斂如此語曰識時務者
在於俊傑諒哉
箴言書院碑銘并序

咸豐十年太子少保兵部侍郎湖北巡撫益陽胡公奉
命起復督師時將東征於故居資水之陽建
誥贈光祿大夫故詹事府少詹事先公祠堂旁爲書院藏贈公所
著弟子箴言因顏曰箴言書院別庋書若干卷俾同里承學之士
聚讀其中買田若干畝歲取其出餼之規畫甫畢語其友湘陰左
宗棠敘而銘之余維詹事公積學纍善信於家邦篤生巨人爲
國藩輔侍郎讀其遺書罔敢失墜用能殄寇息民流惠南紀又推
其學所自出公之邑人士冀得與聞至道之要俾學於茲者辨志
篤行儲爲良材各致其用大哉其與人爲善之心乎自頃學術淩
遲風俗頹敝士競科名利祿之途靡靡然無所止極一旦谿峒羣

釁盜兵以逞流毒遂半天下而湖湘諸君子獨發揚蹈厲慨然各
畢其智力以當世變而扶其衰忠義之風照燿區宇揆厥由來非
本其先世積纍之厚教誨之勤所貽則亦鄉里老生流風餘韻所
漸被而成者也然則箴言書院之設侍郎豈徒然哉故第謂詹事
公有穀詒孫子侍郎善則歸親者猶淺之爲見也銘曰
公昔在塾讀書嶽麓稽經諏律用宏厥蓄首以學行貢於明堂聯
擢甲科望實益彰嘉道之際回翔館閣秉道砥節含盅守約校士
滇黔講學城南祖漢禰宋精義是媐余遊京師親公杖履勖言諄
諄以故人子物滋於穉聖養於蒙飭性日邁其道自充箴言之作
公意在茲閔彼習非牖其心知余與侍郎齊年逾冠意氣方新不

可抑按公引墨徽吏落以斧矯輕警惰飭其器寓詰人云祖古型靡企遺書在圜百出以族陰陽之診實生螟螣盜起嶺嶠禍及下國侍郎奉
命自黔來楚建旆徂征礫彼穴鼠江漢再平遂規淮甸目營九壥氣雄百戰幕府祁祁羣英是趨勇爵舉雄禮羅致儒得人其昌造士斯極我里悠悠曷所矜式珍漣山麓資水之湄經堂肇開斯其取斯烝我髦士有圖有書有田可食有廬可居繹厥庭聞以訓以徇以稡其華以篤厥潤毋儕於俗毋荒於嬉毋畫乃成惟公是師

西嶽廟碑

同治元年華渭回亂糾關隴種族與民鬨遂戕王官陷城邑

朝命誅梟桀宥連者囘不用靈阻兵安忍自外覆載西師以勦
帝曰吁哉其曷可赦命臣宗棠總師西討六年持節入關過華陰
尋嶽廟故址則燬於火五年矣與前巡撫使者臣典謀復之召知
縣瞿良份董其役經始六年十月訖九年十月都用銀二萬九千
兩有奇金工木工石工陶者漆者都一十萬有奇今巡撫使者臣
志章攷落上其事財用輸將無耗𥹈臧工作和雇無勞里氓而新
廟渾堅完整憑山帶河規制宏肅神奠民誠會戎事漸平泰囼孔
固靈夏戡定
皇威鬯焉五氣來備年穀順成祀事孔明登俎攸序權潼商道方
鼎錄請刻諸石維華嶽位西神惟蓐收金神司兵主義刑義殺廟

戍亂熄殆其徵也文曰

帝命率師捕不道嗜亂者亡終莫保西戎用格

帝所矜

敕弗究武窮誅討芟夷遷徙化無心用愛用威天再造始知太平

幸民樂各幼而幼老而老歲時香幣薦新宮於萬斯年永祈禱

太常寺少卿徐公神道碑銘幷序

公諱法績字定夫晚自號熙庵陝西涇陽人也嘉慶十八年舉於鄉踰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明年授職編修以親老請急家居十年讀書娛親親喪服闋補官道光九年改江南道監察御史尋轉掌雲南道監察御史時天下無事中外宴安言官多計資

待擢希言時政得失公屢疏言
國家大計在求人才捐文法重守令嚴繩貪墨因劾疆吏不職者
兩人風采甚著
宣宗異之召對稱
旨擢刑科給事中
命稽察銀庫庫丁多大猾每隱匿官帑所司不問亦不知其弊所
在故事稽察銀庫給事中御史滿漢各一員上庫時或入丁賄即
不服檢校十二年春公分校禮部試庫丁乘隙賄同事者某隱雲
南解部銀四十餘萬兩公出亟按之奸謀遂沮嗣是部庫大獄興
御史有以贓敗者獄詞多連惟無一語及公其年秋公以禮科掌

印給事中主湖南鄉試
特詔考官搜遺卷副考官胡以疾卒於試院公獨校五千餘卷得
士如額解首爲湘陰左宗植搜遺所得首卷爲左宗棠榜吏啟糊
名監臨巡撫使者吳公榮光避席揖公賀得人四座驚歎時議重
治河
詔選中朝有望實者赴兩河習方略公赴東河工所晝親畚鍤與
河壖老卒處討論瑣屑夜畫圖冊計道里凡河形曲折溜勢緩急
宣防之宜一一箸錄暇成東河要略一篇聞於時河工官吏務侵
牟所領巨帑先實私橐習爲豪靡饋遺甚豐公一無所受東河總
督嘗從容爲公言此俗例耳拒之無以順人情公笑不應年餘

宣宗念公以太常少卿內召還朝補官

召對畢

上語大學士曹公振鏞深歎異之嚮用方殷會疾大作解官十五年春歸涇陽以十七年八月七日終於涇陽里第春秋四十又八子正誼奉公喪葬於涇陽村西之原卯首酉趾同治八年門下士左宗棠督師西征駐節長安距公之歿已三十二年矣正誼亦先卒公長孫韋佩以舉人從征暇奉公狀徵銘銘曰

昔在中葉維慶光日中月盈時太康文恬武嬉樂已荒孰飭箴陳紀綱先生有道出義皇黃門三疏何琅琅

帝曰俞哉臣之良眾正頻首師汝昌有沮之者言如簧謂宜明試

勤宣防九河禹蹟窮芒芒習坎匪險吾道臧關節不到清以強河伯弭伏蛟蛇藏
帝思前席久不忘河壖起官貳太常乞身歸臥涇之陽歲祲振乏謀發棠收卹里族恭維桑清心惠問史牒彰我來自東征戎羌持節度隴瞻公鄉墓門宰樹森成行遺阡巋然安平岡小子有述慎且詳樵采譏禁世秦望涇山高高涇水長

贈內閣學士前福建延建邵兵備道周君祠碑

同治十年五月十五日總統甘南諸軍二品頂帶前福建延建邵兵備道周君卒於軍余疏君仕履及以死勤事狀聞於
朝

天子軫悼加贈內閣學士蔭一子入監讀書又二年關隴底定秦州人士追念遺德請祠祀之余又以聞
詔旨報可於是州人卜地於州之天靖山庀材鳩工因高而堂就夷而垣繚以周垣蔭以嘉樹凡爲屋若干楹於十三年五月落成奉君栗主居中安靈揭虔神人悅喜而權知州事黃君耈先復請余文其麗牲之石君少時從余讀書資質英敏學有心得余奉
命視師東南君從余戎幕凡可以贍軍恤民爲地方計久遠者不避責要助余成之羣議翕訿以相搖撼君一切不顧守意自如後從余度隴亦然故當其任事羣小洶洶及踰時歷歲功效衆著毀去而譽獨存公道之不泯實政之不可久掩也如此君諱開錫字

受三湖南益陽縣人名宦周公振之之嗣子也廣西盜起從胡文忠公於鄂權沔陽州知州湖北州縣減浮糧鐲隄工士費自沔始曾文正公督兩江時召置戎幕余奉

命撫浙君乃辭曾而之我積功洊擢浙江糧儲道余督閩浙君從入閩調延建邵道未上署福建布政使余去閩君署撫篆益稍稍通顯矣而爲忌者所阻及余西征三年方移節度隴趣攻北路而南路隴軍挫於狄道士氣銷靡不可朝夕將士無足任者適君轉闖餉至遂疏留君總統甘南諸軍兼理民事君罷捐糧之令汰冗卒勸耕墾定課稅革陋規踔厲風發人之謗君者視閩浙爲甚然卒得民和年餘犨秦稱治旋用兵復狄道渭源兩城進規洮岷河

州適黑頭勇丁潰變君禽其兇逆磔之貲附和者死反側以安而
君之心力亦自此耗矣明年三月疾作支離寢枕籌兵籌糧籌餉
籌運造車船通道路營度庶務一如平昔軍吏泣請少休君不顧
也於時疾日進矣五月十日以事赴秦州行四十里氣絕稍蘇舁
還鞏昌五日遂卒嗚呼君以閫吏任隴之艱拯苦扶危不屑營脫
殫智罄慮於
國於民況瘁殞身僅及中歲可不謂忠歟而彌留之頃賦詩自悼
猶謂君親兩負從余未終其素所存者可知也世乃嘖嘖而持其
後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亦如此哉然至今日謗談既熄讙
思在民懷德誦功奉以禋祀

朝論亦翕然稱之知勞臣所獲不在彼而在此也君家世行誼具沅陵吳大廷所作墓志茲掇其大者書於碑爲歌詞系之以永秦人之思

生勞苦兮死可休虛飄飄兮靈之斿睠西土兮聊淹留涉漢水兮臨漸江浩閩海兮湯湯謗喙短兮謳吟長秦之州兮君所止施號令兮民大喜飢者飽兮瘻者起風颯颯兮雲冥冥靈之來兮如平生叱騶從兮揚麾旌升几筵兮享稰牲昭精禋兮靈福爾驅螟賊兮殪狼虎歸祠廟兮山之隅民報祀兮終如初祉耿耿兮安可誣

威毅伯曾公夫人墓表

光緒元年威毅伯曾公夫人

覲
詔授河東河道總督甫上適聞其伯夫人之喪以書來請余表其
墓余與威毅昆季交有年矣家世舊聞得悉崖略閫闥懿行未能
詳也然觀威毅所以致其悲悼及其兄子毅勇侯紀澤所爲叔母
墓銘則伯夫人之賢誠有不可無傳者夫人自能來歸逮事父母
及王父母性行婉順重親安之與姒娣處雝睦無閒威毅昆季劬
學攻苦自爲師友各以所得相切劘或意見未融因論辯至形詞
色夫人如有聞見輒隱規威毅諍而無失其和至諸瑣屑則不復
參預咸豐初粤寇踰嶺下湘傚擾南紀兄公文正方憂居
詔起復督師威毅昆季以封公命省兄軍中并力討賊如治其私

詔領湘軍分道并進百戰江淮間斬渠魁拔名城窮賊所至水震陸慄卒於金陵巨憝種誅東南底定文正主之實威毅昆季及諸君子襄之天下無異詞也威毅與文正同膺封爵對擁節麾功烈之盛近古罕其倫比夫人由寒儉而貴盛憔悴不見其絀姬姜不見其充晨夕黽勉無殊厥初故威毅壹意馳驅不恤其家而家益治厥德之恆古賢媛何以加焉今雖海㝢砥平隱憂仍未艾也威毅功成名立獨奉命行河得以償其兵間積苦而夫人已於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疾終里第不獲享其優逸春秋甫五十又一耳子二紀瑞以威毅蔭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紀官以文正

推恩正一品蔭生均讀書能仕矣女子三孫三廣漢廣江廣河紀瑞紀官將以光緒二年十月奉母櫬葬於湘鄉廿四都大坪李子衝山之原寅首申趾湘陰左宗棠爲表其墓以塞咸毅之悲曾氏之望出衡陽士斷著籍維湘鄉湘鄉之勛咸毅章厥配名德史牒詳於千萬年茲焉藏

新甯劉君墓表

公諱孔濬字罕如晚自號雲樵新甯縣學生歿年七十以長子坤一貴

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如其官新甯湖南巖邑與廣西邊竟接道光末巨寇倡亂廣西江忠烈公首募新甯鄉兵討賊繼

之者今雲貴總督劉公長佑今兩廣總督劉公坤一均以勳績顯爲時名臣新甯遂爲天下重公性方嚴敦尚氣節讀書不屑屑章句早孤而貧事慈親能供子職鄉里欽之江忠烈鄉舉入都與曾文正爲友嘗爲文正言公所以事親者文正作詩貽之所稱孝子劉叟者也余幕湘時從忠烈問新甯人物孰愈忠烈爲言兩劉君時雲貴制府蔭渠方以校官襄忠烈戎幕兩廣制府峴莊則猶以諸生爲忠烈家塾師也忠烈論峴莊之賢因詳太公實德懿行足汞人慨慕者如此夫由拳石至華嶽由一勺至河海鈞之山也水也形狀大小廣狹殊惟性與理則一自粵寇起海內多故吾湘以健鬬稱事功雄天下一時陸方面擁節麾多憔悴專壹之士撫所

憑藉雖乘時建立者所自致歟其亦有所本也峴莊能以忠實不欺事

朝廷知公之順德所積而流禮所謂資於事父以事君者也能持正無撓不惑於習尚剛兼方嚴之槪詩所謂惴惴小心者也事功之外見云乎哉至於公之逸事如狀所稱尚多可傳者子若孫守家法勿替生歿卒葬均詳修撰劉嶧所撰墓銘余可無詞峴莊制府請為公墓碑書再至既不可以不文謝又典型猶存傳之足闡潛德為世則儆書此表之誠無取乎為善有報不於其躬諸說之譏議耳

長沙徐君墓表

君諱夔字俞臣長沙徐氏世以厚德重於鄉邑聞望非遠而志乘傳焉君之先德笏亭翁勤於爲善邑有義舉必愼襄之與先文學雅故余童時見翁雅步城市人輒避道致敬迄今猶能彷彿也君爲笏亭翁長嗣道光初偕弟晉受書先文學之門先文學教人爲文必依傳註詮經旨不尙藻繪有所繩削君屏息聽受唯謹余時年十四五好弄敢大言每成一藝輒先自詫以視君君微笑而已數年余附鄉舉游學四方與君蹤迹漸疎聞君子樹銘成進士改官翰林名動京國即今侍郎君也侍郎視學山東福建君嘗就其養旋奉諱歸與弟前翰林院庶吉士棻負土山中幷修先代遺阡上至十數世處家雍睦質有其文鄉人傚之無以訶譁聞者敎子

姪多掇科目歲饑發藏粟振流人全活頗衆鄉居恂恂不入城市人亦忘其爲封翁也余自咸豐十年出任軍事轉戰江西皖南兩浙入閩度嶺至於潮嘉凱旋移節陝甘復督師平新疆躍馬橫戈日與壯兒雜處五十年前親知之存者僅矣音問鮮通況望顏色聞君尚健在輒喜角巾歸里儻遇故人前年酒泉營次得君手書言近狀無它知山居歲月較長私幸如君之年吾解甲歸計猶可十稔活也一日接侍郎赴知君已於光緒五年三月十四日日辰加子終於里第壽七十有七回首舊游振觸百集侍郎書來將卜葬於長沙東大賢都某山之原乞余表其墓因撮其所知者書之俾後之過此者有所式焉配張夫人先卒子男六長卽侍郎君次

樹鈖江西候補同知次樹錄早逝次樹釗江蘇六合縣知縣候補同知直隸州知州次樹鋒浙江候補知縣次樹鐸議敘布政司經歷豐立慤立殺立成立儉立敬立友立端立其孫也晚近以來士不安於塾從軍歸者鮮衣肥馬日事讌集囂凌滋甚肯時勸樸謹厚成教於家暨於鄉邦所謂君子人者不槪見吾湘習尙亦少異矣表君之墓竊有慨於中也

元氏縣知縣張公墓志銘

君諱聲玠字奉玆湘潭張氏縣故有兩張氏皆以科第文字顯而君族門材尤盛里人因號曰新張曾祖九鐔官翰林院編修祖世浣官江蘇揚州府知府父家楨官福建永安縣知縣君生而穎異

四歲辨五聲八歲能詩下筆驚其坐人幼隨永安君官福建蹤迹
在八閩而湖外習聞其名字論舊家英儁輒交口稱玉夫玉夫者
君自號也年二十九舉道光十一年順天鄉試李侍御宗昉奇其
文欲首錄之爲同事者所抑僅魁其曹連與禮部試不得第二十
四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直隸陸尚書建瀛爲直隸布政使時
尤重之保定府爲總督治所刑名繁雜疑獄輒委君富民韓淇以
殺人論抵陰出重資乞君緩其獄君峻拒之考竟如法南和歲歉
上官命君振之君單車親詣各莊第其戶口給錢米胥吏罷民無
所擾縣俗强悍善持官吏短長前令坐事去官者數矣君以嚴明
御之訖事無譁轉語其儕無𡟲好官爲上官益歎賞明年權元氏

縣事數月大治聲績益赫
皇帝謁西陵君奉檄治道民安其素不嚴而辦其年母吳太孺人
卒於長沙君聞赴歸負土治墳誠愼如禮君兄弟凡六俱不事生
產作業須君以食計晝多無俚君未官時終歲搰搰營辦家計如
償宿逋訖無厭倦人以此稱君而不直君諸昆君旣不能久於長
沙返燕而次子起韻季子起彰同日病殤門祚單耗積憂傷人甫
數日而君亦病歿於保定寓寢蓋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也年甫四十有六余與君交十餘年又同壻於湘潭周氏習知君
謂識局淸遠敦讓有執如君者所就宜不止此而竟止此也悲夫
君前娶李氏有淑行先君卒余爲之銘一子起新繼娶周氏余婦

弟賢明工詩詞予三存者起毅君歿後周孺人奉君喪並挈兩殤之喪歸萬里三櫬隻身兩稚期功之親單乞貸之路斷卒乃克期還定葬君故山有終之誼庶爲無負葬有日諸孤寓狀來徵銘銘曰

生而才未究厥施有翼不奮終棲卑文字照世徒爾爲千秋萬載誰知之我銘其幽空漣洏後欲有考徵吾詞

陝西西乾鄜糧儲道黃君墓志銘

君諱德濂字劭懷更字惺溪湖南安化黃氏安化之黃自元以來多聞人所居龍潭里喬木蔚然爲邑鉅姓曾祖明玉祖時幬父崇贊代有隱德州里所重君生而敦摯無子弟之過嘉慶十七年補

縣學生明年舉湖南鄉試先名陞至是更今名二十二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居都時嘗主陶文毅公澍相爲師友講求當世之務刻苦自勵有所爲必達其見道光二年改官御史劾罷貪濁吏數人風采甚著會戶部以西陲用兵急餉議廣常行捐例中外官子弟得入貲授官君上言

國家常捐例歲得銀四百餘萬兩然有階無官於吏治無損今令入貲授官仕途淆雜與大捐事例無異大捐事例

上初意永停之矣今奈何行此疏入部議鐫級調用

宣宗以君詞直仍留元官八年授山西朔平府知府朔平倚邊土風儉陋君振興學校士之秀者賓之大猾李朝陽舞文受賕善持

官吏短長君禽治論如律其俗兒死不葬委之壑恣羣狼嚙之狼習啖人白晝入市無所畏君設厲禁幷賞捕狼者俗遂變權知汾州府又權知太原府太原爲大府治所政事殷劇上官倚君以辦會蒲州鹽案作民與隸鬨有死者府縣吏稱民煽聚欲爲逆請兵往捕人情洶洶君言蒲州產鹽處南風起嗌素霜積貧民埽聚市賣非可以私論頗聞吏役假法苦民民不忍相率仇之豈有意叛哉雖然舉事宜計長久假以埽鹽地丈量明白計課多少均之地額數不絀而民之擾累免斯亦官私百年之利也上官韙其議令往圖之卽調君知蒲州府旋權河東道兼筦鹽務君至獄解循其法至今稱便河東鹽商素輕官君令門者毋納商人賚公謁則坐

堂皇見之商更感服未久以親老請急歸趙城民曹順爲逆害知縣楊延亮君坐前權河東道失察亂民奪一官父喪服闋調部宣宗一日以它事召詢大學士湯公金釗忽語及君曰是故御史黃德濂耶素能其職今何官湯公具對所以嗟惜久之旋發雲南以同知直隸州用十九年檄權知開化府其地界廣西多名盜所部儂人種夷玀惡無狀嘗白晝刼掠城中殺人飲酒婦女稍艾者簒取無忌行旅惴恐前官禁民挾兵刃盜持械如故民無以禦君急弛其禁諭民自相團結遇賊格殺勿論盜漸衰息明年借補霑益州知州僧某嘗殺人事寢久矣君廉得實寘之法在州四十日大得民和旋權知昭通府兼大關同知又權知臨安府武定州又

權永北廳同知上官雖知君而不竟君用凡邊境州郡險惡難治輒檄君往朞餘凡五易官君亦不習巧避難守意自如朝奉檄夕去任所居皆有治實在永北稍久聲績尤赫武弁某與君不相能構君於巡撫會川西逆賊王鈇杷等竄入境君縛之畀四川官吏俾自爲功巡撫偵知以君不先白長官爲罪奏劾之然罪人就獲吏無可議得免二十五年擢順甯府知府甫上而永昌回匪之亂作賀公長齡總督雲貴檄君權知永昌府回匪之起事也有言永昌城居回戶與其謀者迤西道羅天池且信且疑令所召練總沈某詗之反形具即專戮無赦沈故狡忍一夕盡殲諸回之在城者人咸冤之君至則事已無及逆回方假報復爲詞日夜思攻城君

繕守具修城堞練鄉兵益爲之備回不敢近旋就撫事平回順甯任緬甯州回張富等復叛劫死囚據州城勢張甚君率兵討之練勇范小黑掠平民君斬以徇整兵進張富授首逆渠馬效青海老陝皆就擒時臨沅鎮總兵李君能臣與君相得甚而都司陳得功土守備左大雄能戰有名行陣間皆君所賞拔者樂爲君用故有功有

旨優敘賞戴孔雀翎擢陝西西乾鄜糧儲道君官雲南十數年所歷皆蠻村荒徼谿洞險怪人物獶雜寒暑錯候迥異中土瘴癘之氣纏刻肌骨又屢值種夷不靖劇賊縱橫擐甲野宿不皇寢處雖功閥卓爍於職事無所負而君亦已憊矣抵陝年餘疾大作告歸

行至河南裕州施家店遂卒實道光二十有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年六十又三鄉閭修遡覩含荒驛勞臣斯殫不佚以死吁可悲也夫人王氏生子立鈐拔貢生中湖南鄉試副榜候選教諭雨田縣學生候選訓導奉君喪歸潟葬益陽梔木衝將以咸豐元年某月某日葬君大栗港曹灣之原坤首艮趾奉狀來徵銘銘曰

誠奉職勤撫字吡所懷悃愊吏賢有文仁而武嗟勞臣瘞茲土川爲陸陵爲阿石可爛銘不磨

廣東潮陽縣知縣賀君墓志銘

君諱桂齡字丹麓善化賀氏先世均以兄長齡貴

贈榮祿大夫兵部尚書雲貴總督妣

贈一品夫人君於兄弟次居八幼即耆學敦實儉觳之行自少至老壹節無渝生長華族無子弟之過晚舉進士爲縣令宦游侈靡之鄉不以纖毫自潤不詣人求官謝病里居仍以制舉文字課其子弟及親黨交友之孤貧者治四書注疏最精稽諏遺詁求達於程朱之旨與人言必盡心焉長沙人士皆能言之余少時出君兄侍御公之門又爲尙書公所知雅與君習近居長沙適君歸自粵又數數詣君詢世家故老流風之所存悅若隔世時値憂危澒洞戚戚於心而無與語輒就君一紓其懷抱而寄吾憤焉嗚虖躬値亂離追思往昔豐暇優豫之時杳不可復則感歎深之而探世變之原即其都邑繁盛儀容閒美以想其風俗之醇知巨人長德所

爲蘊釀醞貽教於家形於俗者非一日也葢有不禁其流連往復企當吾世而復覩之者余嘗言之君而共嘅之又未嘗不幸君之常存俾後進有所觀也今乃爲君銘隧道之石其悲亦可知按狀君以道光二年優行貢入太學爲桂陽州校官母喪去官服闋補巴陵縣校官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二十七年成進士以知縣發廣東補潮陽縣知縣未赴署潮州府通判以平清遠賊功保奏府同知廣東吏風貪侈官茲土者以酷健爲能巧取民財實宦橐而已君仕時兩廣總督葉名琛與君雅故君輒遠之尋以廣東將有變乞歸元配黃繼室其女弟也妾楊氏周氏楊先卒子七佩珩監生次源王廩生出嗣君兄茂亭次仲琳次貽令咸豐七年鄉試副

貢生官內閣中書出嗣君兄尚書公次錫勛次仲霖次仲琨女四善化周輯瑞益陽胡杏翼漵浦舒勛其壻也四未字孫四曾孫一君生於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歲卒於咸豐八年戊午歲九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六葬善化八都張家灣卯首酉趾銘曰

治樸學醇乎懿逵所爲悃愊吏我思古人繹昭誋書此示君所以志於千百年高邱歸後欲有考詞無媿

前江南道監察御史黎君墓志銘

道光咸豐之際天下甚苦兵事其端發於泰西英吉利以雅片觸禁令率梟人犯中國沿海騷然粵東西奸民因而伏山莽盜兵以逞八九年閒南自嶺嶠江淮北極宛洛燕晉生民轉側於干戈之

交餘患未已也御史黎君以翰林入臺道光中英吉利闖入津門海口時上疏言島夷不可縱款議不足恃條用兵事甚悉彈主款大僚言詞切直比款議決遂引疾歸道光三十年廣西賊起君度事急咸豐改元詣京補官劾湖廣總督程矞采庸怯誤事縱賊深入湘中將爲天下患已而賊圍長沙破武漢順流而陷九江破安徽江南掠鎮江揚州遂別遣悍賊道皖北略河南渡河而擾山西及直隸時都城方戒嚴君奉

命駐東城一日語守者曰城上宜多積甎石守者慢諾之君督責急謂明日不具將治爾守者懼獲罪走愬諸大僚言御史恐我明日寇將至也大僚聞於

朝以恇擾降官適君家嗣福疇令直隸藁城君就其養旋客保定一夕卒君性沖夷通脫不事崖岸與人交久而益和人亦樂近之至於事理是非之際毫芒不少假借少貧嗜學精舉業尤長歌詩清曠夷懌適如其人晚耽禪悅亦留意六書之學得古書善本輒自讎校不喜治生産所得錢隨手散去里居值歲大饑嘗傾資振之所活甚眾值窘乏亦未嘗芥諸懷也余少君十八歲而相為友晚更結為昏姻投契至深且久知君之志業可書者多茲特撮其有關世局者數端揭之君諱光曙晚更吉雲道光五年舉人十三年成進士改官翰林以御史終生於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卒於咸豐四年三月十三日將以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於七畝

台之原午首子趾子男五福疇咸豐二年進士吏部主事改官知縣福保邑增生候選知縣福恩郡庫生福沅湖北同知福昌江西知縣福昌余三女壻也葬有日福保福昌來乞銘銘曰

質淸行夷不究厥施官卑言危乃與世違觀化無疑將何所悲我納其詞君當知之匪惟君知來許昭茲

張叔容墓碣

叔容名起毅湘潭張氏父聲玠字玉夫先余一年舉於鄉同試禮部同放歸相得甚懽復同壻於湘潭辰山周氏玉夫之配茹馨夫人余妻弟也余與玉夫時皆貧甚同居周氏桂在堂西兩宅中隔一院兩人旅食於外每臘歸輒設茗酒相温出篋中文字共評之

或道時務所宜爲者諧謔間作嬉酣跌宕興甚豪漸顧玉夫所生三兒已參差繞坐矣叔容於兄弟次三聰慧可愛余時未舉子嘗抱叔容戲語玉夫盍以此乞我輒相顧而笑後數年玉夫謁選以知縣發直隸權元氏縣事茹馨夫人挈所生三兒及前室子起新赴之余前已移家湘陰治田柳莊兩家相距數千里音問遂疏道光二十七年玉夫病卒保定叔容同母兄文保弟癸保未二十日相繼而殤茹馨夫人扶其喪幷楫載二子歸辰山余弔之長沙舟中哀之甚見叔容甫九歲已能讀書又頗用爲慰咸豐二年廣西金田賊竄湖南攻長沙茹馨夫人攜叔容及其兄起新避寇來柳莊余方徙居湘東白水洞誅茅築屋爲自保計親黨多從避亂叔

容兄弟與焉居未定當事禮余入長沙守城嗣赴武昌同長沙皆
居戎幕治兵事處諸兒遭亂失學延師課之叔容嘗與兒子孝威
孝寬讀書山中旣徙居長沙叔容兄弟亦同來歲一歸甯其親而
已起新旋附縣學籍叔容試輒黜余索所作文字觀之又未嘗不
佳也八年叔容辭我去余强其留不可得心常念之一日遇辰山
急足至報我叔容溺死矣傷哉叔容內敏外樸寡言笑銳志爲有
用之學童年從母讀書卽知古人必可學言動如禮無子弟之過
居山中五年日課畢盡發余家藏書觀之有所得輒一一劄記夜
分不寐所然膏燭倍他人嘗以巨木篋自隨啟閉甚密歿後起新
發之所鈔經史及己意論列者爲文數十萬均甫有端緒近更留

意方輿之學與時務所宜先者規畫甚大深自韜匿不以示人人亦莫能窺其涯際聞時事艱危輒悶損累日閒寄諸歌詩以見志多可誦者嘗自以易推其命謂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當大凶恐毋知之書而扃諸篋果以是年月日墮園池死死時夜黑池水盡沸園中若嗚嗚有聲牆外人知有異排門入視不敢近比舅家兄弟畢集舉火照之則叔容半身立池中面微頫手握書一卷胸頭氣猶溫百方救之竟不復活矣叔容死時年才十九所著詩古文詞及制義律賦數百首起新錄以視余十年春將祔葬叔容於元氏君墓側余爲選其文刻之幷銘其墓俾世知蘊奇負異可必其成成必遠乎儕俗如叔容者竟鬱鬱強死爲可悼惜亦知余之悲叔

容耆非僅親黨之私也嗚呼以叔容之早慧勤學如此未見其止
而遽死死且不以其理胡天生之艱而阨之慘耶抑所謂數不可
違者固有之耶噫銘曰
皃瘦而鶱準高垂眉疏銳下削兩頤低頭行遲有所思讀書徹旦
聲唔咿少小奇偉刊浮詞窮探奥妙如渴飢珠樹未實先彫萎生
兒欲可將安爲嗚呼叔容與鬼嬉吾思爾爾甯知之

亡妻周夫人墓志銘

夫人湘潭周氏名詒端字筠心年十九余兄中書君以
贈光祿公遺命聘爲余室盖議昏有年矣道光十二年八月余以
貧故贅於周與夫人生齊年至是皆廿一歲昏未逾月湖南省試

名錄至余忝鄉舉其冬會試北行有訛言半道病劇者夫人微有所聞憂思成疾迨得南歸之耗憂始解然肝氣上犯之證則訖不愈踰年長女生余居婦家恥不能自食乞外姑西頭屋別爨以居比三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每歲課徒自給非過臘不歸夫人與妾張茹粗食淡操作勞於村媼道光二十三年余舉積年修脯買田柳莊明年移居湘上此爲有家之始又三年長子孝威生夫人雖愛憐之甚然自能言以後教必以正兒甫三歲即削方寸版書千文日令識數字檢前人養正圖爲其講釋坐立傾敧衣履不整必訶之常時斂衽危坐讀書史香爐茗椀意度翛然每與談史遇有未審夫人隨取架上某函某卷視余十得八九自患肝疾後

荏弱善病齋食日多非祭祀賓客不殺雞鶩朔望分肉必先婢媪見貧苦殘廢必思所以周之僕媪受雇久辭歸臨行無不感且泣者柳莊地近湖壖西北文涇港水經所稱門徑口者也道光末沅湘資連歲盛漲飢民多取道門徑口趣高鄉求食絡繹過柳莊夫人散米俵食幷丸藥乞病者咸豐二年秋粤寇犯長沙舉家避居白水洞親故多就之余旋以當事禮赴戎幕晝夜調軍食治文書以暇宵家者歲不過數日山中諸務壹委之夫人從容就理比湖南撫部駱文忠公湖北撫部胡文忠公勸余遷居長沙爲醵金買屋乃得司馬橋今宅居焉九年冬湖廣總督某公以駱文忠劾永州鎭總兵樊燮之嫌謂疏出余手嗾燮上訴詞連余余辭駱北行

將道之於
朝胡公固止勿行返長沙與夫人謀將老於柳莊夫人喜謂從此
庶免嬰世網矣未十日
文宗命以四品京卿襄辦今大學士侍郎曾公軍務乃募軍長沙
率以東征自是轉戰江西皖南定浙江移軍而閩復漳州龍巖時
余已由太常寺卿撫浙督閩浙
封一等伯復奉
命節制廣東江西盡殲粵寇於嘉應豐順之黃沙嶂班師還閩夫
人率家人省余福州相見嗚咽久之誠不意有聚晤之一日辦何
西事急余奉移督陝甘之

命總師西發行至夏口適夫人挈家累返長沙航海東來復得一晤余登舟餞別嘅後會之難期夫人亦淒然相對勉以吉語慰藉而孰知此別卽終古也余以寒生驟致通顯自維德薄能淺忝竊已多不欲以利祿爲身家計又念吾父母貧約終身不逮祿養所以貽妻子者誠不忍多有所加廉俸既豐以輸之官散之軍中公之族卹鄉邦每歲寄歸甯家課子者不及二十之一夫人安之若素書來每詢軍中苦樂饟糧贏縮不以家人生產瑣屑慁余雖頻年疾病纏綿於藥品珍貴者槩卻勿進兒輩多方假貸市以奉母不敢令母知也嗚呼婦人適人由窮苦而充裕患難而安榮雖賢知尟不移其志若夫人黽勉同心初終一致已非尋常所能彷其

心之所存尙有進於此者衰老餘年不遑啟處失茲良助內顧堪
虞而謂能已於悲乎夫人生於嘉慶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歿於
同治九年二月初二日春秋五十有九子男四孝威孝寬孝勛孝
同孝威同治元年舉人承三品蔭蒙
恩特賞主事孝寬縣學生議敘主事女四孝瑜孝琪孝琳孝瑸孝
瑜適按察使銜四川候補道員安化陶桄孝琳適江西知縣湘潭
黎爾昌孝瑸適湘潭從九品周翼標周氏壻歿孝瑸憂忿成瘵先
母七日而逝夫人傷之肝疾大作遂不起孫三長念謙次三甫生
數月長次兩孫孝威所出孝威夫人出也余方督師勦逆回駐節
平涼軍中不可持私服長沙赴至乃書此塞余悲飭威寬卜壤湘

陰東數十里玉池山外營母葬處左穴以待我志夫人墓亦所以自志也銘曰

珍禽雙飛失其儷繞樹悲鳴淒以厲人不如鳥翔空際側身南望徒侘傺往事重尋泪盈袂不獲憑棺俯幽竁人生塵界無百歲百歲過半非早逝況有名德垂世世玉池山旁汨之澨岡陵膴膴堪久憩敕兒卜壤容雙棺虛穴遲我他年瘞

冢婦賀氏壙志

同治十年長子孝威省余安定軍次病歸長沙歿後其弟孝寬孝勛孝同奉其喪葬於善化縣天鵞山之原孝威先於同治九年侍母周夫人疾刲臂以進亡後鄉君子以孝行聞諸撫部撫部聞諸

朝奉

旨旌襃方孝威病亟婦賀亦刲臂進卒不起鄉人亦附言之以非故事未獲幷請也賀氏爲鄉賢御史吾師蔗農先生諱熙齡季女道光二十六年孝威生師聞喜甚謂是宜壻吾女師歿黃文學雨田丁文學敘忠羅忠節公澤南以師遺命告遂盟昏焉咸豐十一年來歸時余方轉戰江皖閒拮据戎馬未遑問家事也周夫人書來每道新婦賢如譽其女閫事平余奉

命追賊粵東比返閩周夫人率家屬省余福州時孝威已舉於鄉生子念謙矣去家日久至是始復完集見新婦且抱孫焉喜可知已歎月奉

詔移督陝甘討捻回師次漢上適周夫人率家人由閩航海至余登舟視之戲問念謙爾從海上來甯見海未答言見之問海大若何則引手作圜家人皆笑別後四年周夫人疾終里第孝威時已續娶兩男余命之念恂念慈孝威葬母畢度隴省余遘寒疾歸臨死呼寬勛同處分家事畢屬賀氏謹視兒賀氏之未遽殉者以此

光緒三年念謙年十有四

聖恩承正一品蔭生恂慈皆能就塾讀矣賀氏病乃益進四年正月三日日辰加卯遂卒得年三十有三蓋憂能傷人也悲夫寬方侍余肅州勛同自湘報喪將以光緒五年四月初九日合葬天鶩山書此志之文曰

至性所發非由思也刲臂救夫同其危也諸孤漸長殉匪遲也夭歟壽歟吾不知也家庭多故乃所悲也死則同穴是其宜也佳兒佳婦瘞於斯也噫

候選訓導左君墓志銘

君諱世望字叔豫又字仰山長沙左氏與余族同自江西遷湖南而世次不可復考君與余同歲生少受業於先公之門與余同研席余以先公幼子特愛日誦所授書畢卽跳踉嬉戲君則端坐默識目不左右顧嘗因學書不成爲先公訶督君操紙翰日夕學手腕欲脫涕泣不自休其爲學勤苦類如此爲文不作淺語其覃思遠詣有名程所不及者屢躓於省試以廩膳生歲滿貢成均候選

訓導爲鄉塾祭酒以子壽棠貴
誥封朝議大夫事親孝謹居喪以毀聞待兄弟戚族咸有恩誼咸
豐初粵賊犯湖南君與邑人襄城防諸義舉鄉里敬之子五人壽
桐國子監生壽棠同治壬戌科舉人甘肅鎭原縣知縣加同知銜
壽杞國子監生壽梓壽檀初壽棠權知鎭原縣君貽書勖以廉惠
及後補鎭原君復貽書曰吾授徒自給無賴於汝汝到官毋以貪
取辱父母足矣光緒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卒於家年六十有五噫
余自中歲遭値世故馳驅
王事至今頭白臨邊拮据戎馬間衰病日劇方歎君優游鄉里得
以長其天年孰意君乃先我而就黃壤也君卒而先公弟子存者

僅矣壽棠弃喪歸將以其歿之明年九月初一日巳時葬君於大
賢都鐵鑪衝莊山之陽立坤艮兼申寅向乞銘其墓憶與君同研
席依依如昨而君之行誼亦足以傳遂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先公之門衆才暨嗟我與君生同歲晨孜夕矻事文藝五十年來
風電逝布衣韋帶樂君志管兵萬里我勞瘁嗚呼幽室君先閉志
君行實徒悲泗

李忠武公墓志銘

公諱續賓字克惠一字迪庵湖南湘鄉李氏曾祖本桂祖白詩皆
以公貴
贈榮祿大夫父登勝公歿

特恩加光祿大夫曾祖妣氏張賀王祖妣氏戴母氏蕭皆

封一品夫人公性端凝不苟言笑而膂力過人能挽强弓命中於百步外嘗就武科試不第咸豐二年粵逆犯長沙羅忠節公澤南率生徒練鄉兵聽徵調討賊公從之平桂東衡山諸土匪明年賊圍江西省城公隨忠節赴援佐謝君邦翰治軍事謝君戰歿公代領其眾解南昌之圍克復泰和安福還湖南平永興土匪復其城四年七月賊上犯岳州曾文正公督水陸諸軍勦之以忠武塔齊布公率陸隊與忠節及公所部千人會師轉戰而前閱兩旬而岳州平乘勝克復沿江臨湘蒲圻縣城直抵武昌連踏賊壘百數十克復湖北省城追敗賊於鹽埠蠡磯之復興國州時賊踞田家鎮

北倚半壁山之險南跨岡原築壘數十中有鐵鎖橫江勢甚張忠節與公及塔公奮威衝盪斃賊萬餘江水爲赤方事之殷也士卒駴愕多離伍潛逃者公飛馬追擒三人揮淚斬於軍前士氣乃定整隊迎擊遂獲大捷曾公據以入告謂有古名將風者也自此長江上游險隘已得而江皖之賊不知所爲計矣公已洊保至直隷州知州田家鎭捷報奏入

文宗大慰詔以知府用記名候簡幷

賞擊勇巴圖魯名號旋

授安徽安慶府知府進攻廣濟及黃梅縣克之嗣攻九江郡城協勦湖口梅家洲諸賊大小十餘戰皆捷而水師失利賊復上犯北

軍走德安武昌復陷時曾公駐江西饒廣告急檄湘軍往援先後
克復弋陽廣信義甯州各城
詔記名以道員用旋奉檄回援武漢巡撫胡文忠公林翼謂公忠
勇沈毅必能爲
國戡亂悉以軍事委之以克復通城崇陽蒲圻咸甯功加鹽運使
銜率師趨武昌駐洪山屢戰皆捷咸豐六年三月羅忠節中礮陣
亡公統其眾擊卻石逆平城外賊壘數十開長濠鎖圍困之十一
月再克武昌省城加布政使記名以按察使用乘勝復黃州興國
大冶蘄州瑞昌各城遂直擣九江悍賊林啟榮久據地險江路中
梗羣議不拔湖口九江不可得公力戰克之旋復梅家洲與水軍

會復彭澤東小姑洑僞城事

聞擢浙江布政使明年四月克九江殲賊數萬磔林啟榮屍九江

平

賞穿黃馬褂加巡撫銜時皖中糜爛胡文忠公請留公圖皖以固

鄂

詔許之公至皖連克太湖桐城舒城潛山遂進三河集平賊壘九

軍威大振而逆酋陳玉成李世賢等率大隊來援連營數十里我

軍衆寡不敵相繼潰公知事不可爲躍馬入賊陣死之與難者約

七千人事

聞

上震悼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尚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
甫以佐予也
追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立祠
予謚忠武
賞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同治二年
特旨遣官賜祭三年克復金陵
朝廷推恩有功之臣
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公擊賊每以身獨當其堅軍仗亦以其精
利者讓人所餘薪資不入私橐聞各營餉絀則分而濟之餘悉以
犒將士以故人樂爲之用聞公之歿識與不識皆爲之隕涕公生

於嘉慶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卯時其卒於官則咸豐八年十月初十日也年四十有一原葬星子山同治八年改葬四十四都鶴爪山之陽丁首癸趾配謝夫人子二長光久二品頂帶浙江補用道襲三等男次光令

特賞舉人早世女二長適翰林院待詔朱式暉次適中書科中書騎都尉兼一雲騎尉曾紀壽孫三人前普廕生候選同知前晉候選通判前音縣學附生女孫二光久從余江南總統營務佽余文藏諸幽余老矣不能文茲略爲敘之并系以銘銘曰

衡嶽鍾靈篤生偉器卒季從戎聯鑣并轡冒險衝堅攻心鬬智和眾分財就難讓易規復列城洊膺閫寄上契

主知方隆倚畀陷陣捐軀成仁以義我贈三河潛焉垂淚鐵券酬
庸燕貽後嗣陵谷不遷貞珉永誌

李勇毅公墓志銘

公諱續宜字克讓號希庵湘鄉李氏兄弟五長續宣次續家次續
賓次忠武諱續賓公其季也公少好學深思師事羅忠節公澤南
以躬行自勵顏其居曰恥不逮齋咸豐三年與忠武公隨忠節募
勇討賊克復江西泰和安福義甯州再克武昌漢陽以功洊擢花
翎同知知府用加道銜是時忠武公戰功卓著名震寰宇胡文忠
嘗疏言續賓才堪濟變而飭整營務和輯士卒實賴其弟續宜之
力時論翕服上契

天心公之受知基肇於此嘗忠武公之圍九江也曾愍烈國華圍瑞州公以事至瑞會愍烈以父喪罷兵事公接統其軍適蘄黃告警公選千七百人亟援之馳至黃州連破賊壘甫三旬而黃州平詔賜伊勒達蒙額巴圖魯名號連破賊於黃州廣濟與忠武會師克湖口彭澤拔小池口梅家洲小姑山諸賊壘論功擢道員八年賊陷麻城公以兵力薄急切未能下忠武公既復九江移節與公同擣麻城克之加按察使銜湖北兵事稍定胡文忠規畫東南疏請留公駐鄂公議五路進兵不果行未幾忠武公三河殉節公拊膺大慟收集潰卒得數千人胡文忠居母喪奉詔墨絰視師抵黃州與公撫循簡練湘軍復振公旋

簡授湖北荆宜施道明年粤賊石達開率悍黨二十餘萬由廣東出江西南安府間道徑竄湖南之桂東桂陽圍寶慶湘撫駱文忠策賊將由寶郡竄蜀預調精銳八十餘營濱資水立營扼要布置爲保守城闊遏賊入蜀之計顧將領皆等夷素不相下非調威望素著忠智如公者總統軍務不可幷飭公自益陽甯鄉取道界嶺直趨寶郡城北速解重圍與被圍諸軍約期夾擊公自甯鄉兼程疾進至郡北釀溪度浮橋出賊不意立破賊壘數十擒斬無算賊喪膽竄廣西寶慶解圍加布政使銜時曾文正與胡文忠方議規復安慶省城曾公國荃圍攻安慶將軍多隆阿公圍攻桐城調公東還軍於桐城青草塥適逆酋陳玉成率衆十餘萬援安慶公與

多隆阿公并力禦之賊大潰公以安徽按察使加二品頂帶旋奉

安徽巡撫之

命疏言保鄂宜先固皖然亦須察度賊蹤緩急茲賊自英山竄湖

北陷黃州麻城德安等城臣宜提師回鄂不能遠任皖撫之事比

公馳抵武昌連獲大捷收復各城而安徽屬境亦先後克復旋以

安慶功

詔賞穿黃馬褂

文宗愴念胡文忠薨於位嗣事殊難其人

特詔公移節撫鄂公疏言皖中軍事百倍於鄂籲懇

天恩仍回安徽本任

上皆從之時苗沛霖叛服無常
朝廷密詢剿撫機宜公復疏主剿
上韙其議
詔授爲欽差大臣而公丁母憂
命仍署理巡撫公疏陳哀悃情詞懇切
賞假百日回籍治喪旋奉
詔起復墨絰視事公疏言强病赴皖不敢稽延懇開皖撫之缺專
辦軍務途次復陳病狀危急
賞假四月而勞瘁哀毀太過卒以不起時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
日也遺疏入

上爲震悼

敕照總督例賜卹三省建立專祠

予謚勇毅曾祖諱本桂祖諱白詩皆以忠武公貴

贈榮祿大夫父諱登勝

特晉光祿大夫曾祖妣祖妣妣母皆

封一品夫人配彭夫人子光英安徽滁州直隸州知州政聲亦著

滁人思之孫二前泮候選知縣次前洽女孫二長訂余孫念慈公

生於道光三年三月十一日卯時享年四十有一原葬四十三都

同治八年改葬鵓爪山忠武公塋右光久請余志其墓余與公相

知久近復申之以昏姻不敢以不文辭謹爲之銘銘曰

將稱材武厥本儒風志爲氣帥理直氣充忠節羅公學宗閩洛生徒濟濟咸抱偉略壯武毅愍蓋六七作忠武勇毅競爽齊名三河陷陣忠武以隕公復嗣之天悲人惘仁者有勇毅爲近仁嘉名飾終允副其稱同懷同仇死又同穴仁人之風光爭日月

左文襄公文集卷四

陶氏三台山石墓記

資水東流入安化縣東南境小淹鄉屈曲經諸山峽間漩爲石門潭潭上峻嶺盤互峭石當其前南北崖對立如堵水流兩崖間潭心有石如印巃巨流中石屋俯其濱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江南江西總督陶文毅公徵時侍其父萸江先生讀書所今天子御書四大字以賜天下所稱印心石屋者也循北崖上三里許地稍夷村閈相望陶氏世居其中曰陶灣公之私第在焉第西北百步許有山曰三台中峰曰月山高十數仞迤南盡於資濱小溪繞其麓山之半坯土微起高不盡四尺者則公子慧壽墓也

公子名葆賢小字慧壽幼穎異不類凡兒公奇愛之人亦謂此子必世公之家生十年而殤實道光十一年九月十六日也明年十一月瘞於此公嘗自書其事狀及一時名人哀誄銘誌之詞著於小淹陶氏譜而新化鄧先生顯鶴亦嘗錄其詩入資江耆舊集嗟嗟孺子何幸得此也公子死之八年公薨於位其年子桄奉喪歸明年余客公第授子桄經陶氏之黨爲余言公子者猶痛惜之烏乎世稱公子早慧而善識道理如此使不遽死而終以有成豈獨陶氏之賴耶初公子死公慟之甚人謂如公子者宜勿以凡殤論盍立後主其墓公勉從之公薨而所立者亦廢母夫人乃重以爲公子哀也一日命子桄乞余文其墓之碑余謂古人無爲童子墓

碑者蔡邕雖嘗爲袁滿來胡根之碑要近於不典是不可爲也而桄甓然恐遂無以永其兄之墓者嗟夫天地壽於人其消息變化之迹人無從窺之吾烏知數千百年茲山之高者不頹然以汙溪之深者不更隆然以岡耶而於墓乎何有以公子纖形弱質閱世近而取精未多其猶有存諸冥冥之中者否耶人死神氣無所不之藉有知也亦徜徉遊嬉於廣莫之野而已矣吾烏知其靈之必徘徊故鄉重戀此邱墟之藏耶而亦於墓乎何有雖然人之用情固將無所不至而託於文字者可以起淪逸而傳之無窮吾又安能不忍所以塞其悲也作三台山石墓記授之抑余又有感焉自余客此頗習其鄉里風土之故大抵瀕資數百里間狹鄉田少山

農勤瘁匙獲併力耕種嘗憂貧茲里之人顧多俯仰足自贍者人言文穀名業爛然乃其爲德於鄉亦甚厚也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其子乎過公子之墓者悄然念公之德而思致其愛於子焉則斧斤之入牛羊之踐踏吾知免矣

鄒氏墓田記

咸豐三年十月粵賊洪秀全暰其黨自金陵攻安徽廬州府城新化鄒君漢勛從其友安徽巡撫使者忠烈江公先賊馳入城爲守禦計廬城大而民少守具不設賊連營三十里穴地攻城城兩陷矣君與江公兩完之十二月十六日地雷大作城圯賊入江公中矛墮水死君力戰殺賊遇害年四十有九事聞

天子震悼所以褒卹江公者甚至君前從江公守南昌以舉人授
知縣錄先守廬功進直隸州知州
賞戴孔雀翎至是
賜卹正五品階如禮四年夏廬城未復君弟漢章將走廬州覓君
骸君友湘鄉曾國藩湘陰左宗棠相與謀叔績死有日矣尸恐不
可得盍飭其孤世彝舉衣冠招魂葬之設主營祭以康其靈乎乃
赴諸與君雅故者得銀二百三十九兩易錢四百八十緡授君從
子世琦買田首望山麓俾君子孫世守之將汞祀鄒君也君博通
諸儒百氏之學能文章纂著類可傳其死也天下之士痛之爲人
短軀幹深目瞳微碧廣顙高顴銳下鬚如戟出語操土音不易辨

每戰飲酒盡數觥袒一臂執長矛遇賊卽刺多死者賊恨之甚故死事甚烈并書之此俾後之談往者有述焉

咸豐四年歲次甲寅八月初十日記成越二十六年宗棠督師西伐世緜遣其子代鈞負君遺書來酒泉求爲校訂復書此刻石授代鈞時在光緒六年庚辰暮春月 自記

申太宜人孝行冊記

三水申典贍來平涼請謁上遺書數種如胡文敬居業錄松陽鈔存蓋皆海內孤本也中有崇孝譔言爲當世士夫表章其母孫太宜人懿行而作意不忍其弗彰也閱諸家所紀太宜人行實多可傳而事翁之孝則尤異所謂異者養而知敬數十年如一日爲世

人所難而可爲世則也政教衰民不興行庸德尟能孫太宜人能之典贍老矣猶不遠數百里來求余言不忘其親如此然則母之所以敎其子者亦可知矣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子之善母之善也典贍惟日孜孜業愈廣行愈篤國人皆將曰申氏子之善乃母之善所以傳其親者不誠大且遠哉

烈妃廟記

明建肅藩蘭州崇西陲也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遣賊陷蘭州執肅世子識鋐不屈遇害三年明亡方賊之陷城也肅王妃顏氏趙氏顧氏嬪田氏楊氏倉卒率宮人二百餘由邸園上北城樓將投河殉賊追急顏妃遽以首觸肅先王所書碑死諸妃嬪及宮人刎斃

縊斃自擲斃頃刻立盡賊退邦人棺斂諸妃嬪瘞諸宮人作大冢園北維時關隴羣盜縱橫郡縣官吏王府賓寮或死或遁無以其事聞者

國初關隴間隔易姓之際勝朝遺事晦逸無傳嗟嗟諸妃貞魂烈魄足立人紀光日月矣僅賴志乘數語存其姓氏二百餘年無過問者遺阡故在節署後園中灌莽翳塞又少遊人過客相與吟咏其閒再數十年恐遂無有能舉其事者矣余持節討回軍事漸平暇時徘徊園中立石大冢旁表曰貞烈遺阡南數武即舊延綠亭改題烈妃廟列主以祀命衙官每月朔望薦香醴妥之一日上北城過肅王碑見烈妃所自碎首處血痕噴灑團漬縷注軍士告余

天陰雨溼其痕視常日加明精誠所至金石亦開曷足異也遠望賀蘭俯瞰大河山不陂河不溼奚此阡而獨圯乎

忠義祠記

明季蘭州城陷賊入肅王府變出倉卒世子識鋐走匿邸東山子石被執幕僚二百餘人由邸園上北城須臾賊至大索二百餘人無得免者今節署園北城隈相傳卽諸僚友殉難處兩大冢巋然猶在積礫叢莽閒時露白骨莫之恤也肅藩在明室世多賢胄留心文獻嗜詞翰禮士爲時所稱分封初高皇頒賜寶物諸藩肅得宋拓淳化閣帖世子識鋐承其先王命蒐補考訂招致儒士選綴鉤沕最稱善本世傳銀錠鐵檈形迹固宛然也刻成國變其宗遂

亡計當時王府賓從不乏儒雅之彥而皆同赴虐燄并其姓字官職不傳可悲也

國朝同治五年總督使者善化楊公岳斌討回慶陽留其幕府節署旁設糈臺調軍食時賊氛甚熾人畜乏絕耕作久廢轉饋道塞蘭州斗糧百緡市無可糴民飢相食督標兵并日夜以糧事赴節署噪索幕府飛書告急楊公遠在慶陽他無可訴一日標兵結隊闖入節署見操南音者輒殺之幕府僚佐死者數十人壯士留節署死者亦百餘人迨楊公聞變馳歸已無及矣則盡尸叛亂弁兵於市覓諸賓從遺骸歸其喪然亦有死狀甚慘而遺骨無可收者余度隴後戡定平慶涇甯夏靈州鞏秦階河州各郡邑乃進駐

安定規復西北捕治漏逸各賊目事畢入居節署就兩大冢加封樹冢前建忠義祠爲位祀明肅藩殉難諸君子及楊督部幕府賓從之及於難者經營兩月餘工竣宜祭之日率中軍副將及各將校陳香帛酒醴用特牲祭告罔敢不虔嗚呼死生之故亦大矣血氣之倫孰不知生之可愉死之可慼及事會所迫往往無所避擇舍生就死惟恐不速者隱微之所安有甚於生者耳肅王之祉夷矣世子執矣共其祿與名者有臣道焉他何所知督部暴師於外留後者有所受之挈瓶之智器不可假兵飢而變至爲不義一死謝責他何所知嗚呼斯非於君臣朋友之義實見其是而孰能於血淵骨林中坦然由之也余莅蘭州距標兵亂時纔數載遇害諸

人有若翰林侍講鍾君啟峋湖北候補道吳君炳崑副將張君東陽均雅故拜奠之下猶恍遇故人也幷識於此

飲和池記

輪挹河流上西城傍堞迆行東入節園園西北阜壘石峻嶒高逾仞疑積石也阜下摶泥沙煅石爲灰劑爲三池款之靜極明生黃變爲碧如湘波然繞澄清閣供烹飪汲飲灌漑暇遊其上謀目謀耳者應接靡暇樹石其髮膚風其態度月其色或作響如球鐘或涓涓如笙磬則其聲也禱曰河伯匃我多矣其有以漑吾人民池溢北出少東迆而南繞瑞穀亭如經三受降城曲折銀夏閒也文南趨隆阜下如出壺口過龍門而面二華渠中石起上立數石則

砥柱然遵射堂東而南清流汩汩注大池中命曰飲和與古之大陸何以異也用工萬九千餘皆親軍力未役一民也用錢五百餘緡使者之俸餘也彌月畢工役之征繕之暇未廢事也呼民取飲則缾罌瓢勺罌盎之屬早具乏之者或以織柳之器來或手匊而飲老者弱者盲者跛者𡱁熙熙然知惠之逮我也記此落之凡有事於此者條其銜名碑陰

甘肅督署園池記

陝甘總督使者駐節蘭州其署明肅王故邸也基宇壯闊園亭之勝爲諸行省最地接西域冠蓋絡繹於道宴會多在節園所以盡賓主之歡也嘉道閒那彥成公三督陝甘修葺益勤園中有肅王

烈妃大冢及從殉𫗦屬兩大冢相傳時露怪異余入署猶見前督部琦善公所署貞烈祠義士祠楄於當日事迹約畧及之戒人勿輕入其處尋所立之祠傾圮殆盡三大冢榛莽荒沒葢不可識矣嗟嗟世俗耽安樂而昧節義非謂事不吉祥言之令人寡歡哉然當時甘之如飴赴之恐後者果何心也古今捐軀就義者豈不知生之可樂而謂園亭鐘鼓自樂其樂者乃獨智乎欣尚失所世教不明非細故也同治五年標兵飢變前督部楊公賓從多及於難者楊公嘗建屋園西爲位祀之尋被人撤去余旣廢延綠亭爲烈妃廟復廢環碧山莊爲忠義祠祀肅藩𫗦屬而楊督部賓從同列一龕以其志節同其死事之地亦同也各爲文記之幷書此諗來

者澄淸閣下引黃河入復出爲飲和池映帶祠廟左右淸閟無塵氛足妥幽靈矣

劉忠宣公祠記

光緒六年兵部職方郎中謙貴員外郎季邦楨堃岫徐鼎之郎中程志淸臬諸君僉謂明制兵部掌戎政都督府以下征調之事屬之指揮萬里如在戸庭右職稱本兵事寄專焉其地圖軍制城隍鎭戍簡練征討諸務隸職方有故則郎官稽圖籍具議聞諸上官請於朝行之天順中華容劉忠宣公大夏以庶吉士館試當留自請試吏遂除職方主事再遷郎中敭歷中外五十餘年陟遷謫戍所至著聲績明史詳之方公之仕於朝也孝宗臨御耆碩在位故

其道行迨閹黨竊弄威福則以爭朝鮮貢道而拜杖嚴核團軍裁抑權倖而逮繫詔獄至欲籍其家逞私忿不得則戍極邊再罰米輸塞上窅之阿九劉瑾焦芳輩之甚公惟懼不克讐猶唾天自汙究亦何損於公也方公之歸東山也詔起總制兩廣軍務敕使及門攜兩僮卽行其被逮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驢就道及論戍肅州年七十有三矣布衣徒步過大明門叩首而去合諸始進時自請試吏言之蓋未嘗以榮辱夷險易其心也符左契右道合自然世乃於事爲之末求之庸可得乎公嘗言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又曰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戒利亦當遠名又曰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卽一日憂責至今流連慨慕猶如親其謦欬

也謙貴等念司㨾爲公治事之所乃爲祠安其靈又彙諸賢之曾官職方立名節者祔之崇禎甲申之變有縊於樹以殉者佚其姓名亦列主其末俾來者有所觀焉祠成適余奉

詔諭

闕覲承

顧問旋奉

命管理兵部事務諸君請爲文記之余世居湘上距東山草堂一湖耳於公志節蓋嘗聞而知之生平仕履與公略同惟生際

盛時得同心贊助故易世而成乎名逢嘉之會覩公所處爲幸多矣休沐之暇復拜

恩命總制兩江行有日謹泚筆記之

紅蝠山房記

夔石司農邸寓書舍成擬以杭州老屋舊題紅蝠山房署額屬余篆之紅蝠山房者司農先世遷居清吟巷所搆撤舊額時見紅蝙蝠五飛繞粱間適符其五世祖昆弟之數以為祥也名之後僑家吳中故居葢勵有存者咸豐十年粵寇陷杭清吟巷不復知所在矣光緒初司農遣其子慶鈞還杭應省試無意中購得老屋故址司農又適於其族祖香雪先生詩鈔殘本見謝人贈紅蝠箋詩註述紅蝠事甚詳茲擬署新居齋額示不忘也余維昆蟲鳥獸草木皆禀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其形昆蟲鳥獸由情而生者也草木含

性而生者也其出乎類而特異者感於天地與人之氣隨時而先見人乃因所見而徵其休咎然徵雖如此而有應有不應則所以致其休咎者異也麟游鳳鳴蓂莢芬而芝茁人知為休之徵也而不以其時則為咎否亦常獸凡鳥羣芳百卉耳烏在其為瑞哉就近事言之太常之蝶靈矣飛入正人之居為瑞圖畫歌詠侈為休徵飛入金陵未復前之戎幕則咎矣龍見於南運河之舟蘭州之廟一莖十數穗之穀無雷國之雷訖於疏勒天山萬古不銷之雪變而青峙亦何嘗非異謂無以致之固非也謂誠有以致之近於誣矣余近寓東華門外北池子西偏對

禁城中隔荷池戶牖皆拱

宸垣於隙地搆屋拓新舊石鼓文張之壁名曰石鼓閣一夕門楣茁玉芝五屋中四周荇農閣學見之爲圖而綴以頌余自念無以致之然不謂無其事茲於休沐之際乃奉

命以大學士督兩江休乎咎乎其應在我與異時居此者乎又安得而知之是與紅蝠山房之移額京寓亦類也畿郊苦潦十又餘年今幸順成農夫有慶司農以時勸修其職孜孜焉思所以應之者是則豐年爲瑞古今無異詞也敬本此義記之

揚州普賢墩大王廟碑記

地祇而求神以實之於義無取而古則有徵江河行地委歸於海謂有神司之鑿矣然混茫浩瀚實合衆流孰紀綱是孰主宰是不

能明也謂非有神司之可乎江河萬古天地之氣所注人心所仰賴危顧而安謝焉於是祈於是報人無所聞見亦不自知其何爲而然也河源崑崙江之上源更在崑崙之西凡濱河濱江居者廟而祀之而江南北臨江海各郡邑境被其澤者歲時祈禱報賽之處較各郡邑爲尤盛民不忘其德求所以尊崇之謂江之神爲公爲將軍謂河神爲大王加以人爵不嫌其俚且褻也如此而官司卒無以易之

聖朝崇禮攸加罔或替也夫亦謂捍大災禦大患有功德於民古義有合也光緒八年歲在壬午江湖盛漲邵伯靈應之隄不沒者寸許裏河下河農民奔走號呼斯須爲魚矣司河隄事署鹽運使

徐文達候補道黃祖絡禱祀大王之神前祥飆截揚洪濤卻捲乃獲返危爲安田疇廬墓無改其初歲則大熟視舊穀且加十之二疆吏入告

帝命儒臣書萬流仰鏡額懸之於廟享祀豐潔駿奔攸秩不其盛與光緒九年季春宗棠持節行河過此肅展明禋訖事記之俾後有述

甘泉縣貞應祠記

水以流爲性而以靜爲德恆其德者貞波光瀲灔一碧萬頃化育溥博盛德彌綸與天地淸甯爲無極得一之徵蓋如此譬之人身肢體者氣之充志者氣之帥也志壹動氣外患不能撓之大而干

戈鼎鑊之慘細而蟲蝨蠅蚋之擾能殘其外不能動其中也忠臣義士所以安其常烈婦貞女所以顯其節其道一也山之峙也以靜其性陽也陽德正直男子尙之故五嶽擬之三公陰德柔順女子尙之故海神擬之后與妃也甘泉濱江露筋祠祀古烈女子由來舊矣揚州士民奉爲江神禱祀必應嘉慶閒陶文毅公以給事中持節巡漕舟阻於冰祈於神一夕凍解萬艘競發事聞

仁宗加封號

敕新其廟

賜祠名貞應嗣是有禱輒應壘荷

恩綸光緒八年江淮盛漲長隄潰在旦夕官吏士庶揭虔致禱乃

獲轉危爲安督漕使者慶裕公鼎宗棠合詞入告得

旨頒香致祭

欽賜香天淨地匾額重新祠宇用答神庥兩月廟成益光緒九年仲春之月也縣人請爲之記敬書於此

新建通濟門外石閘碑記

秦淮源於句容溧陽西流至江南省城通濟門外分兩支一沿城濠繞至江東橋入江一由東水關入城與珍珠河青溪諸水會流出西水關入江春夏水漲兼江潮灌輸朝夕不斷至秋冬水涸流停舟楫難通卽汲飲亦皆穢濁民甚病之往昔官斯土者屢議疏瀹未果光緒七年余奉

命移節南下首議大興水利飭江蘇候補道王詩正沿江勘視源委飭所部親軍及中軍副將譚碧理城守副將鍾南英署遊擊易玉林新兵各營鳩工詩正議於中和橋下建立石閘秋冬閉之蓄水修復東西兩水關閘板相時啟閉開東關閘以灌清流啟西關閘以洩蓄水滌除穢濁便民汲飲烹飪如是秦淮永無淤墊之患而民氣樂矣余韙其議命江甯鹽巡道德壽總司其事遴員勘估鳩工庀材命記名提督曹德慶督飭慶軍營弁丁開掘引河建閘又命記名提督劉端冕喻先知各率所部營勇助之經始於光緒八年十月詎土性鬆輭椿深至二尺餘鱗次密排始能築石又兼天雨不時諸將士日事畚捐經營於烈風霪雨之中勞瘁週一寒

晷至九年十二月而閘工始成命曰通濟閘計長二十四丈寬三丈六尺高二丈六尺閘門五道上建屋五楹存閘板派員專司啟閉於是水源以清又無礙舟楫人稱便焉總計工料所需爲銀四萬數千兩督修者江甯布政使梁肇煌也總辦工程者江甯鹽巡道德壽暨署鹽巡道趙佑宸也會辦工程則江蘇候補道劉佐禹禮部主事王金彝也原估委員見署揚州府江蘇候補知府黃波工程提調委員江蘇候補同知李春藻也監修委員候補典史李章貴何漢也例得書名

靖難忠臣血蹟碑記

元順帝國亡出走明祖代興卽金陵建都城而封成祖於燕薔防

元裔之侵軼志在驅之出塞耳顧燕地右山左海頫視州域形勢稱雄士馬强盛成祖因之遂啟篡奪之謀建文孱主固無如之何當時忠於明者無不以覆燕爲急而左右列均不足以制燕明祖知長孫孱弱不堪付託又以善地勝兵資殘鷙之枝子是假手枝子殘其嫡孫何其忍也晚近以來得天下之暴虐無道如明二祖者史牒亦鮮由後觀之燕雖閒有令主而享祚不永仁風義問播於中外足光史冊者尟焉中葉以後小王子也先等直犯京都竟成異變旋至水旱洊臻海宇鼎沸而國亡於流寇之手二祖之貽謀不能及遠外無以張國勢而禦侮內無以飭吏事而撫疲氓復荼毒忠直長逆璫之燄而宗社淪亡二祖後裔遂盡於流民吟哀

王孫之篇慘烈悲憤有其過之噫是可觀天道矣諸儒見勝朝殉節者多猶侈言有明養士之報也不亦誣乎

皇朝惓懷節義表而出之蓋褒忠之典固所以扶世教而重綱常也諸先生英風浩氣蒙異代之褒嘉建祠賜謚發其幽光明史蒐羅故實登之史冊炳若日星是宜與宇宙俱永矣康熙中就明故宮遺址建將軍署光緒七年余奉

命移督江南考靖難諸臣致命處在殿階西俗傳方忠文練忠肅先生血癥石尚存撫視荒煙蔓草血蹟殷然顧爲行人踐履非所以康諸先生之靈也因與將軍善慶公方伯梁君肇煌及觀察府縣諸君商建四君子祠并豎血蹟碑於祠東數十步俾過此者有

所式焉按癮本佛經字且其義亦別故名之血蹟碑并書此以諗
邦人

書邠州惠氏三生事

邠州武生惠喜桂監生惠廣東武生惠協吉回之良也族居城東北涇川北原惠家臺諸惠多馴三生者以孝義著每出入鄉人坐者起呼先生無名之者同治元年回亂作脅良回從逆八月十又七日賊脅州北白吉原回二十一日由白吉南竄太峪道經惠家臺脅諸惠三生者誓不從二十三日回大至分攻惠家臺世店原團丁與戰敗之誤謂惠氏從亂又攻之三生者度不免廣東協吉大呼死不憾吾母八十乞貸其死團丁方讙譟無所聞堡破惠族

殲焉廣東協吉母後數日亦餓死堡外邠人至今哀之同治八年督師過此權知邠州事喻兆圭以告爲書此以彰三生之孝義又明覆惠氏者非邠人意也

書外孫陶鏡瑩事

安化陶鏡瑩者文毅公之第四孫在余諸外孫中次第五生有異徵其慈祖妣楊特愛憐之名曰佛保四歲聞諸兄誦詩耳熟之幷解其義十歲試作制義既成篇幅甫冠補博士弟子員旋以高等食廩餼益肆力經史旁通釋氏之學凡中西奇字奧義入目即解其原委長沙耆碩舉謂文毅之後宜有達人余亦嘗以我之自出相詫人云亦云耳亦烏足論竊謂人物之得氣而成形也其異乎

儔列者必得淸氣以俱生故翹然而獨異世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固也顧芝不本淸氣而生何以秀於凡草醴泉不本淸氣而出何以異於衆流後之見爲瑞應者先必各有其本原理也此乾坤之氣不關乎世類者也陶氏諸外孫之生均異夫凡兒長煌次宸翼次覲儀次維藩次賡彤具有夙慧嗜學而不倦人所知也其天性孝友尤非尋常所易及其父母及其族黨能詳之意足世陶氏之家乎余語其父母當飭諸兒深自韜匿無露文章以驚世於近祖法文毅之承萸江先生遠祖則彷靖節之承長沙公庶猶有及也惟文毅及靖節五子生値門祚中微其能自樹立不因循尙易諸外孫所處之優如此則所以陷溺其心者多矣惟損文益質務

既其實而毋玩其華其有成乎余行年七十閱世巳久旣樂芝蘭玉樹之長吾庭階而又恤恤乎慮其不逮蓋才俊之可憂不若魯鈍者之易保也書鏡瑩外孫事而老淚盈把矣幷詒此示孫曹且以塞少雲夫婦之悲

左文襄公文集卷五

漳州松關磨崖銘

率師徒徂閩嶠率山穴截海徼龍巖復漳州平寇亂息

皇心甯

畫石屏銘

同治十年三月廢人獲白石三尺天然畫圖書此泐其上永供佛

寺爲此邦祈福也銘曰

木病斯瘿石靈成影高平之山孕茲奇景猨公著蘇山果墜嶺摩

挲幾遭塵空光炯金積既平泐空同頂叵奈硜硜筆刀莫逞馬肆

獻奇志之云幸用供古佛聊慰寂靜關隴其甯年豐壽永車騎燕

然吾曷敢請

天山扶欄銘

天山三十有二般伐石貫木樹扶欄誰其化險貽之安嵩武上將唯桓桓利有攸往萬口歡恪靖銘石字龍蟠戒毋折損毋鑽刓光緒二年六月刊

祭胡文忠公文

我生於湘公產於蒼歲在壬申夏日冬時膺事文學讀書麓山兩家生子舉酒相歡我甫逾冠獲舉於鄉見公京師猶躓文場縱言闊步氣豪萬夫我謂公豪公步我趨羣兒睨睬詫爲迂怪我剛而褊公通且介諧謔雜遝不忘箴言庭誥相勉道義是敦公官翰林

我蟄鄉里中閒契闊蓋數稘耳公守黔中我居壻鄉歲比不登益無餘糧使來自黔緘金貺我欣欣度臘返務舉火道咸之交盜起蒼黃紅巾白梃踰嶺下湘我治軍書入居湘幕公帥湘人建牙於鄂六七年閒湘固鄂完我司其隱公任其難江漢滔滔用武之國公總上游以規皖北前羅後李楚之良也公帥以聽位高心下曾侯觥觥當世所宗公與上下如雲如龍養士致民恤農通商斂此大惠施於一方我方憂讒圖隱京門晤公英山尊酒相溫公憫我遭俛焉若晝憂蘊於中義形於色我反慰公何遽至此天信吾道猶來無止流連經時辭公返湘有

命自天襄事戎行載旆東徂數挫賊氛公聞則喜謂我能軍我嘗

戲公吾豈妄耶憂虞方殷謬語相夸安慶既下黃州隨之桐舒疊克復徽與池賊萃吳越猶癰斂口協力并規庶殲羣醜何圖我公積勞成瘵中興可期長城遽壞書來訣我勞者思憩君等勉旃吾從此逝啟函涕零亟致良藥蒼頭馳齎七日至鄂使還告我詳訊寢食公臥射堂屏退婦稚血盡嗽急膚削骨峙頻聞吉語笑僅見齒

鼎湖龍去攀號不遂以首觸牀有泣無淚嗚呼公乎而竟已矣彭殤淵蹠均之一死況公名業震今鑠古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勞臣斯癉歿乃暫逸委形觀化祛煩已疾君子曰終得正斯可以此哀公公應笑我悠悠我思不甯惟是交公弱年哭公暮齒自公云亡

無與爲善孰拯我窮孰救我褊我憂何訴我喜何告我苦何憐我死何弔追維疇昔歷三十年一言一笑愈思愈姸公之嗣子我外孫夫今我於外罔恤其孤公之先塋屢思改卜執紼未能莫相負築遺文無多可以餉蠹章疏瑣瑣關係國故當以暇時爲之校刪上之史館藏之名山我當力戰罔敢定居以終公志以實公譽儻遂生還梓洞柳莊當展公墓兼省福郎（謂公嗣子）靈輀西返不獲走送陳詞酹酒聊以志慟有酒如池有淚如絲盡此一哀公其鑒茲

祭桂丹盟文

時危道孤耆碩云徂曷與爲善於虖公乎遣使奠醊長謡侑之遙

寄海邦公宜鑒茲我昔祖燕道出眞定公宰欒城輿言是聽欒之
父老謂公生我祛煩起瘵如翼覆卵罽茲善蹟以隆德聲監司洊
擢豸節爭迎徐侯好善聞之
天子起復閩中以振風紀
帝曰兪哉俾之坐鎭六條察吏風采大振張綱埋輪葛豐持節李
膺破杜陳蕃推席公之疾惡比於數賢赫赫廉察百僚具瞻貪夫
以懼善人是依有弗率者鉏而去之自我祖東雙節是建賴公助
我欽承
朝憲何圖我公遽以疾告君子曰終中心是悼疇昔之日大霾以
風潮立山搖連雲走東豈公靈爽實式憑是鴟噪未終惡耗適至

遺詞貢誠累數百言臨終手書語奇義嚴請於
上帝誓爲神荼啖食厲鬼遹黎其蘇臺烏盡空鮑驄悲嘶雲驂晝
臨大冠絳衣惟公之德清明恭定其生也貞其沒也正金水爲心
設誠在中百鍊愈剛萬折必東循良有聲宜登史館疏德在我知
公敢淺黃山峩峩江水潔清松標芝華惟公之英遺使來弔械淚
致詞我不公忘公甯我知

祭楚湘閩粵忠義將士文

維昔徂征戢旆東馳江西以奠皖南是毗蕩平浙水訖於海陲逾
嶠陟嶺梅循升規斬巢馘讓種滅無遺曰維公等實左右之如雷
如霆以張我師我師還歸公等莫隨威尊命賤遇蹇數奇衝鋒蹈

刃戕體墮肢自古有死凜凜須眉我媿生存追想涕洟涼月滿庭南郊淒其夢寤吞聲甚矣吾衰命駕出郭薄奠陳詞塗車芻靈以妥塞悲大白飄搖恍惚靈旗素車白馬赤豹文貍桓桓毅魄毋與鬼嬉蘩藻有薦徧東南維癸茲芝靈式鑒庶其

祭宋三將軍文 三將軍者涪王吳公玠信王吳公璘武穆劉公錡皆靜甯州人祠在州城東

嗚呼宋自徽欽至於高宗金源爲虐爭戰自雄燕雲淪陷汴洛塵蒙舉族北轅渡江一龍臨安駐蹕中原爲戎維時涪王奮起隴右偕弟信王且戰且守實扼敵吭嚴軍蜀口金人善騎性堅耐久公以疊陣弱前強後仙人戰場地與不朽兕鋒屢挫乃舍而走武穆劉公赴官東京東京不守順昌是爭銳斧如牆拒馬如城殺人如

麻慘不聞聲八字之軍强虜所輕順昌旗幟一見而驚三公桓桓
闞如哮虎韓岳東來整我旗鼓飲馬呼沱抵黃龍府胡丁孱弱不
究厥武雄制上游以庇南土亦繇國祚其歷百五我去公世閱七
百年玁狁孔熾持節臨邊道出隴干父老攸傳城東公祠昔輯豆
邇城北公里今仰遺阡昔在順治叛將控弦神霧覆城賊驚而旋
乾隆中葉田五倍命巨礮城頭大聲莫震忽三童子擎鐵丸進試
以轟賊煙開賊淨詫爲神降理固可信神眷梓桑呵護宜競英風
浩然得氣之正無弗之也況茲郡姓隴水濺濺隴山峩峩三忠式
憑於彼卷阿自我徂西饗已皤皤以我懷忠知公靡他朝馳羽檄
夜枕琱戈神克相予惠我民和殲夷醜虜洗甲天河遂平西戎永

貧岷播

祭沈丹林先生文

於維我公閩之儒宗西山延平抗迹希蹤讀書萬卷與古爲歡道德經濟體備用完少也食貧代耕以筆課徒佐治小試其術壬辰之秋同舉於鄉海嶠湖岳名與頡頏燕臺聯轡射策禮闈嘬顯點額載蹟其歸公以儒官養望於里我亦隸耕湘水之涘林公文忠國之良也公其女弟爲之倩者文忠解組式我於閭時於談次悉公起居淼淼螺江蒼蒼鳳邱神交千里心夷以猶有命自天授我節鉞建牙於閩兼制兩浙我來自東師干涖止維時公年幾七十矣公以小極謝客閉門我造其廬避竹以藩公之喆

嗣才無其右中外同聲賢哉似舅桂樹有根拔起木天出撫江右

聲實茂焉忠不移孝辭榮歸養世德作求國人所望我卽其家諮

以時政公屬于垣私竊以聽登堂揚聲呼之不出軍事民事心藏

於密公謂其子曰所言然道妙於因有開必先爰作飛船用壯海

防公隱我助偉績克彰

天子命我薄伐西戎與公遠訣四閱秋冬嗣君書來告我安否海

波不揚足慰老友烈烈朔風沙揚塵起忽傳赴章公長逝已於虖

公乎雖歿猶生生旣壽考歿亦令名公有文學載韜其光有子崛

起鳳鳴高岡公有堪幹未展所積有子發紆大川舟楫美旣彰前

盛復繼後立德言功爲三不朽憶我知公垂四十年艮覲末由胡

遠長捐大海以東關隴之西王事靡盬道阻且躋莫敢或遑紼
以助有絮盈束有酒濡絮緘詞致誄以抒哀思公靈不昧尚其歆
茲

祭高勇烈公文

昔吾持節肇事龍邱公從西來與我同仇兩浙旣平從我閩粵爰
總偏師以佐九伐東南底定建牙惠州極寇所往海澨山陬嶺海
敉平關隴用亟
天子命我徂征西國公聞奮起顧當匈奴寇戎交訌賊騎我徒兩
載鏖鬭不遑啟處每戰必先莫余敢禦我徂燕齊以勤
王事公戰關中以殄異類我來自東公聞而喜郊迎關中如蟄初

起指陳兵事較若列眉進璧山河（地名）協力同規待發有日鳴鉦伐鼓既比我矛又厲我斧誓滅醜虜剪彼西陲胡圖梟獍畏罪而狙竊聞狂逞頓忘厥初夜呼澤中異變以起燭影斧聲公長已矣嗚呼公乎而止於斯不死於賊殞於叛廝健兒列校莫遺一矢獨有僚佐隨公以死岑彭來歙遺憾差同厥氣浩然長爲鬼雄殁吾甯也公復何恫下人謀上干國之紀盡殲諸奴屠厥犬豕庶慰公靈以嚴大防公之聲績紀於太常飾終異數請之於

帝遺孤藐焉引之勿替公之雙親貧老能鍾我當分贍罔敢不共會卜其吉遷神故土歸然高邱在瀛之浦公其鑒諸毋我攸謫緘詞盡哀公如來格

胡文忠公之母湯太夫人哀詞

生與吾母同德與吾母同春秋八十四得天獨豐夫儒臣子人雄

平江漢鑠武功巍巍大國一品封勛勤貴樸宣慈風一病十日歸

幽宮

帝賚銀幣榮其終福祿攸崇養更隆哀哀鮮民湘上農書此敬誄

憂心忡

劉果敏公誄

奉

命討賊三人從鞭弭周旋雲與龍公領偏師戰江皖後歷閩嶠來

粵東師行貞吉

皇威凶盡賊始返告成功東南底定西事急奉
命移節治羌戎公壁臨涇我臨潼湖湘子弟千羆熊狡寇渡河犯
燕齊我請北伐公留撫秦中陝同度隴避其鋒我歸自北來鎬豐
公急歸養憂心忡一表陳情報曰可別我南下殊恩慈親倚閭
揩短節公歸喜溢半畝宮朝盤暮羞予職共念我獨肩西事不得
息蹉跎歲晚憂無終三閱春夏三秋冬請纓絕裾將毋同兩念縈
攪愁心留我請於
帝復起公公以白母母意通乃攜長劍倚崆峒蘭州握手慰離悰
別公駐節酒泉封新疆籌策煩郵筒還我疆索
皇武紹乾隆公疾益進乞歸養

帝鑒其誠嗟匪躬飭俟代者語從容楊公臘八至蘭州別十數載萬里還相逢公喜如聞空谷跫晨鐘絮語宵鼓鼕口講指畫興未慵殘年風雪歸未得曰歸曰歸待春融楊公望日函兩至公病忽劇肺氣壅汗喘大作息僅屬口占遺疏語言重國恩待報母養未能終兩者遺憾將何窮日辰加酉公已矣辰覲七日罹此凶發函悲詫老淚盡飾終典禮祈褒崇在予維孝臣維忠經權允協公無恫既悲逝者一个弱歲晏未歸餘老翁肴饌盈簋酒盈鍾委官奠醱更薦豣與豵死者含笑生者哭知公猶能鑒此衷